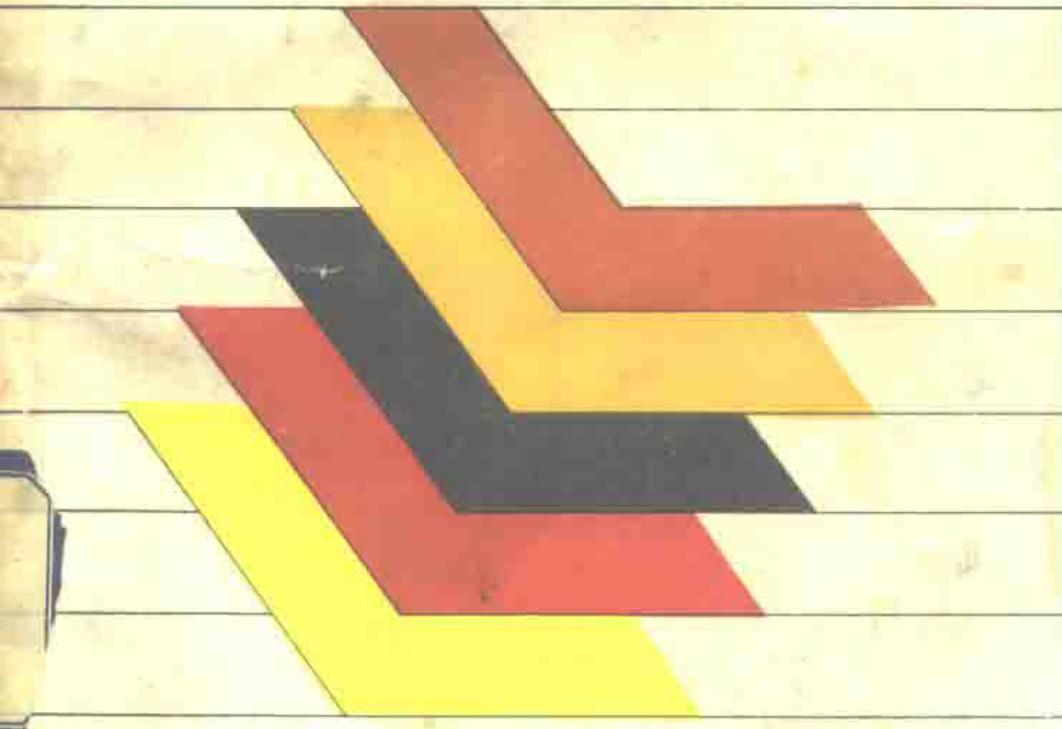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大学生丛书

关于“我”的思考

曹宪文著



北京出版社



当代大学生丛书

关于“我”的思考

曹 宪 文 著
北 京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怎样认识“自我”？这是每一个勤于思考的青年人都会遇到的问题。本书针对一些青年人（主要是大学生）存在的抽象地谈论“自我价值”、追求“个人奋斗”的思想，以丰富的知识和生动的文笔，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，如何看待个人的价值等问题，指出青年人在“四化”建设中不断完善自身的正确途径。

•当代大学生丛书•

关于“我”的思考

Guanyu “Wo”的 Sikao

曹 宪 文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昌平马池口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.375印张 72.000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6,000

书号：3071·380 定价：0.41元

“当代大学生丛书”前言

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，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。如何不辜负时代的重托，党的召唤，成为符合四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材，这是大学生经常思考的问题。

大学生要做到德、智、体、美、技全面发展，不仅要重视课堂学习，打好专业知识的扎实基础，还需从第二课堂——课外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料。为此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思想性知识性兼备的课外读物——“当代大学生丛书”。

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，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，扩大知识面，培养各种能力，成为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有创造力的人材。

出版“当代大学生丛书”是一项有意义而又艰巨的工作。我们四家出版社将通力合作，努力将书出好。希望大学生们经常向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；同时，还望能得到有关方面，

目 录

“当代大学生丛书”前言	(1)
引言：时髦而又古老的话题	(1)
一 “我”的位置	(5)
1. “我”是“绝对的”吗?	(6)
特殊的个体——因为有你存在， 我才是我——怪怪道 人的“怪怪”——一定社会关系的结晶——至少有两条 是共同的——“吾生也有涯”	
2. “我”是“世界中心”吗?	(13)
“我”与“我们”——两个极端——坚持统一论， 坚持主 从论——“螺丝钉”的答辩——莫婷《倒唱歌》——瞿秋 白的自我观	
3. “我”是“唯一者”吗?	(26)
唯我论的两层涵义——世界观·人生观——黑塞与马克 思的比较——“孤家寡人主义”——青年毛泽东的转变	
二 “我”的价值	(33)
4. 哪一种尺度?	(34)
人的价值的光辉——“呵呵笑我，我笑呵呵”及其他—— “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”——“金钱确定人的价值”—— “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”——社会说·自我说·公私合营 说	

5. 为大家? 为自我? (40)

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的三种译法——个人与社会的统一——“唯一而且普遍的鉴定者”——“为我”的内容与“为集体”的形式——蒲伯的“行星”诗—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与实践——“充满了星光的眸子”——我的价值该怎样估计

6. 选择什么? 如何选择? (54)

人的价值是在实践中产生的——“我思故我在”与“我行故我在”——创造价值的条件——“自我设计”仅仅是“方法论范畴”吗——“自我奋斗”的“葫芦”里藏的是什么“药”——“自我成功”与《科夫塔之歌》——“自我”三部曲和存在主义的“自由选择”——人是“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”

三 “我”的完善 (71)

7. 必要吗? 可能吗? (72)

“完善”这个字眼——自身完善的程度与自身价值的高低成正比例——perfection 并非“水中月，镜中花”——自私的时间、空间和性质——《给××大学生画像》——变易性和连贯性的统一——“自我完善”的口号不正确

8. 目标何在? (82)

“4H”·“全颜色”·“三个主人”——每个个性构成一个独特的“小宇宙”——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个性——两类个性：健康的、积极的、建设性的，病态的、消极的、破坏性的——既有一致性，又有多样性——关于“现代化的人”的理论

9. 途径何在? (91)

“自身的完美”与“同时代人的完美”——现阶段的社会

主义社会既“比较完善”又“不够完善”——“概念化他人”与“镜中我”——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——“抱着走”·“领着走”·“自己走”——“自己本身的锻工”——“历史回旋加速器”与“不碎不裂的人类原子”

引言：

时髦而又古老的话题



这几年，在一些青年朋友中，有一个时髦的热门的话题：“自我”。

什么“自我是绝对的”呀，什么“自我是世界的中心”呀，什么“自我是至高无上的”呀……；

什么“自我设计”呀，什么“自我奋斗”呀，什么“自我成功”呀……；

什么“自我价值”呀，什么“自我实现”呀，什么“自我完善”呀……。

说“自我”，道“自我”。有些人这样说“自我”，另一些人那样道“自我”。

究竟应该怎样看待“自我”？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好好思考的问题。

哪里有人群，哪里就有“我”。

“我”，第一人称，自称之词。在汉语中，还有“余”、“予”、“吾”、“俺”、“咱”等称呼。“余”、“予”、“吾”，古文的“我”。“俺”、“咱”，方言的“我”。在英语中，有“ I ”和“ me ”。“ I ”作为主语用，“ me ”作为宾语用。

据研究《论语》的专家统计，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记载孔子言论的古书中，“我”字出现了四十六次，“吾”字出现了一百十三次，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的“予”字出现了二十五次。三个数字加起来，共计一百八十四次。

解放前，上海有一家照相馆，店名叫做“就是我”。这块招牌，既别致，也贴切。一个人到照相馆去照相，过几天拿回印好的照片一看：“就是我”。

在人类社会里，“我”是客观存在的。我国十亿人口，就有十亿个“我”。北京市九百万人口，就有九百万个“我”。一所大学两千名学生，就有两千个“我”。

可以这样说：在社会生活中，处处有“我”，时时有“我”。

有些西方哲学家，否认“我”的实际存在。例如，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就认为，所谓“自我”无非是“知觉的复合”，除了知觉以外根本找不到作为存在物的“自我”。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。社会生活中的“我”，一个个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，一个个都是有思想、有躯体、有行动的存在物，哪里是什么“知觉的复合”！？“知觉”再多，“复合”再密，也绝对变不成“自我”。

人生在世，需要研究世界，研究社会，也需要研究“我”。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，提出过“认识你自己”的命题。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散文作家蒙田，曾经声称“我研究的就是我自己”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研究的对象如果只限于“我”，那显然是不够的，也是不对的。但是，人们确实有必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“我”，研究“我”。

“我”的概念与个人的概念，既有联系，又有区别。个人的概念包括“我”，也包括“你”和“他”。“我”指的只是自己这个个人。

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：“人能够具有关于自己的我的观念的那种情况，使他比地球上其他一切动物在本质上无比优越。”

能够研究“我”，这是人类的一个特点。

问题在于这种研究是否科学？

这是一个时髦的话题，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。古往今来，就有各种各样的自我观。正确者有之，错误者有之，是非混杂者有之。

社会主义的青年一代要有“自知之明”。我们议论“我”，探讨“我”，是为了树立科学的自我观，端正对“我”的看法，摆正“我”在社会上的位置，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。

“我”的问题，内容广泛。

这本小册子，是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记录——不成熟、不完整的思考。

思考的重点是：

——“我”的位置；

——“我”的价值；

——“我”的完善。

著名电影艺术家卓别林说过：“和拉小提琴或弹钢琴相似，思考也是需要每天练习的”。我把自己这份“练习”的思考记录，献给正在“练习”思考的青年朋友们。

—

“我”的位置



“我”是“绝对的”吗？

特殊的个体——因为有你存在，我才是我——
怪怪道人的“怪怪”——一定社会关系的结晶
——至少有两条是共同的——“吾生也有涯”

“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。”——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这样写道。

每个“我”，都是特殊的个体。

不同历史时代的“我”，不同社会地位的“我”，又各有其特殊性。

象形文字的“我”，好象一个手执武器的人。在原始社会里，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。许多部落成员，既是劳动者，又是战斗者。这是原始社会中许多“我”的形象。

“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于我哉！”这是历史上有名的《击壤歌》。传说，唐尧时代“天下太和，百姓无事”。有个老人在路上做一种游戏——击壤。（“壤”：木做的玩具，前阔后尖，长一尺三寸，形状如鞋。“击壤”：先把一“壤”置于地上，手中另执一“壤”离开三四十步远向着地上的“壤”击去，击中者为上。）路旁的一个观者看到这情景，马上联想到当时的领袖尧帝的德政，颂扬道：

“大哉，帝之德也！”这个老人听了，不以为然，就唱起了这首《击壤歌》。歌中说到“我”，这“我”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，是一个自食其力、自得其乐的劳动者。

“时日害丧，予及汝皆亡。”（这个“日”何时灭亡啊，只要你灭亡，我宁可和你同归于尽。）这是《尚书》上记载的一句话。据《尚书大传》注解，夏代的暴君桀曾经自比为“日”，说过“日亡吾亦亡”的话。在夏桀的暴虐统治下，当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迫切希望这个“日”快快“丧”掉：“时日害丧，予及汝皆亡。”这“予”（我）是在奴隶社会暴君残酷压迫下发出愤怒的反抗之声的老百姓。

“无食我黍”，“无食我麦”，“无食我苗”。《诗经》中有一首题为《硕鼠》的诗，把奴隶主比喻为“硕鼠”——大老鼠。诗中写道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，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”，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苗”。《硕鼠》诗也说到了“我”，这“我”是一个受到奴隶主掠夺的劳动者。

“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”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之后，曾经这样说过：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餽饟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”《史记》上记载的刘邦这段话，把“吾”和张良、萧何、韩信三位“人杰”作了比较，总结了“吾”所以取天下的经验。这“我”是一个起义得天下的帝王。

“笑骂由你，我自为之；家藏万贯，唯我独赏。”此乃古罗马一个守财奴的名言。这“我”是一个贪婪的唯利是图的财迷。“我是龙卷风……。”孟加拉的诗人伊斯拉姆，1919年发

表了成名诗作《叛逆者》。在这首诗中，他是这样描写“我”的：

我是龙卷风，
我是动乱的魔王，
我是飘浮的水雷，
我是飓风，
我是旋风，
我是狂舞的旋律，
我是惊涛骇浪，
我是狂人，
我是瘟疫，
我是霹雳，
我是劲吹的海螺，
我是猛捶的大锣，
我是吞食十二个太阳的天狗，
.....

诗人笔下的“我”，是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。这个“我”，要象飓风、旋风、龙卷风一般，要象惊涛骇浪、霹雳、水雷一般，要象魔王、狂人、天狗一般……刮倒、震塌、吞掉旧世界的宫殿。

这一个个“我”，无不具有历史时代的特殊性，无不具有社会地位的特殊性。

现实生活中的“我”，也都各有其特殊性。

在自然属性方面，有许多特殊之处：

性别——我是个男子，你是个妇女。

年龄——我是个青年，你是个老人，他是个儿童。

健康——我是个强者，你是个弱者，他是个病者。

身材——我是高个子，你是矮个子。

相貌——我长得俊，你长得丑。

如此等等。

即使同样是男子，同样是青年，同样是强者，同样是高个，同样长得俊，也还有许多具体的差别。

在社会属性方面，有许多特殊之处：

职业——我是个工人，你是个农民，他是个教员。

经济——我的收入较多，你的收入中等，他的收入较低。

文化——我是大学程度，你是中学程度，他是小学程度。

志趣——我爱好数学，你爱好文学，他爱好美术。

劳动——我劳动好，你劳动一般，他劳动差。

如此等等。

即使同样是工人，同样是收入较多，同样是大学程度，同样是爱好数学，同样是劳动好，也还有许多具体的差别。

19世纪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在《幸福论》中写道：“因为有你存在和与你共处，我才是我。”

每个“我”都是特殊的，都是“独一无二”的，都是“与众不同”的。但是，“我”并不是孤立的，并不是“与众隔离”的，并不是“独一无二”地生活的。“我”生活在群众之中，“我”处

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。

——“我”属于某个家庭；

——“我”要和“你”、“他”即其他人交往；

——“我”是某个集体的成员；

——“我”同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。

“我”要和其他人打交道，“我”要和集体打交道，“我”要和社会打交道。

元代有个文人冯子振，自号怪怪道人，写过一首小令，其中有这么几句：“从他半世蹉跎，冷淡交，唯三个”，“减着呵少添着呵便觉多：明月、清风共我。”这种想法，不切实际，真是“怪怪”。一个“我”如果脱离社会，脱离群众，脱离集体，只和明月、清风打交道，难道他还能够“半世蹉跎”吗？不用说蹉跎半世，即便是活上十天八天都相当困难。

每个特殊的个体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。不论哪一个“我”，从呱呱落地起，到寿终正寝止，一生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，并在这种社会关系的结构中占着一定的位置，起着一定的作用。可以说，每个“我”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结晶。

不同的“我”，千姿万态，千差万别。但是，一切特殊的“我”也有其共同性——都是社会的人。

在当代的中国，每个“我”至少还有这两条是共同的：

第一条，一切“我”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。1935年11月，我国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沈钧儒写了一组诗，第四首为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。”沈先生在这组诗的小序中写道：“第四首先写一句，竟不能续，仍